

全部

國學基

礎叢書

近

思

錄

季
宇
購
於
滬
上

大
建
國
圖
書
館
應
社
刊
行



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四月出版

標點近思錄

標點者 周郁浩

校閱者 沈世榮

出版者 大達圖書供應社

發行人 周健人

發行所 大達圖書供應社

上海河南路
一三七號

分發行所全國各大書坊

洋裝一冊定價一元三角

跋

近思錄江氏集注，輯朱子之語，以注朱子之書，非葉仲圭以下諸家所及。朱文正公稱其至爲精切，裨益於世道人心不淺，非虛言也。往年盱眙吳公得王文恪公江右雕本，重刻於袁浦。楚北崇文書局踵而刻之，吳刻傳播未廣，板攜入蜀中，東南學者多不得其書爲憾。予權篆蘇藩，值書局開雕書籍，爰出舊藏婺源洪氏刻本，暨吳刻本，屬元和王孝廉炳校刊之。孝廉以各本互有異同，復取語類或問諸書，詳加讎校，訂正舛訛，然後付諸剞劂。夫朱子當日纂集此書，豈徒使人玩其文詞，亦欲學者循是反求，身體而力行之，以馴造乎明體達用之實學術，以是正人材，以是醇則國家致治之原，亦於是乎出。然則讀是書者，其必潛心體驗，由朱子之言，盡通周程張子之道，以上探四子六經之精奧，而實有諸躬，庶無負纂集此書之意也乎。江氏復有考訂「朱子世家」一篇，正邑志之疏失，於朱陸異同之說，考之尤詳。末附「天寧寺會講辨」，闢謬訂訛，皆讀朱子書者所不可不知也。貴筑張君序稱原本附刻集注之後，今王洪諸本均無之，因據吳氏所刻，補刊附後，俾還江氏之舊云。同治己巳夏五月永康後學應寶時謹識。

提要

清江永撰。永有周禮疑義舉要已著錄。近思錄雖成於淳熙二年，其後又數經刪補，故傳本頗有異同。至各卷之中，惟以所引之書爲先後，而未及標立篇名，則諸本不殊。至淳祐間，葉采纂爲集解，尙無所竄亂於其間。明代有周公恕者，始妄加分析，各立細目，移置篇章，或漏落正文，或淆混注語，謬誤幾不可讀。永以其貽誤後學，因仍原本次第爲之集注。凡朱子文集或問語類中，其言有相發明者，悉行采入分注。或朱子說有未備，始取葉采及他家之說以補之，閒亦附以己意，引據頗爲詳洽。蓋永邃於經學，究心古義，穿穴於典籍者深，雖以餘力爲此書，亦具有體例，與空談尊朱子者異也。

序

道在天下，亘古長存。自孟子後，一綫弗墜，有宋諸大儒起而昌之，所謂爲天地立心，爲生民立道，爲去聖繼絕學，爲萬世開太平，其功偉矣。其書廣大精微，學者所當博觀而約取，玩索而服膺者也。昔朱子與呂東萊先生晤於寒泉精舍，讀周子程子張子之書，歎其閎博無涯，恐始學不得其門，共因掇其關於大體，切於日用者，爲近思錄十四卷。凡義理根原，聖學體用，皆在此編。其於學者心身疵病，應接乖違，言之尤詳，箴之極切。蓋自孔曾思孟而後，僅見此書。朱子嘗謂：『四子六經之階梯，近思錄四子之階梯。』又謂：『近思錄所言，無不切人身救人病者。』則此書直亞於論孟學庸，豈尋常之編錄哉？其閒義旨淵微，非註不顯。攷朱子朝夕與門人講論，多及此書，或解析文義，或闡發奧理，或辨別同異，或指摘瑕疵，又或因他事及之，與此相發，散見文集，或問語類諸書。前人未有爲之薈萃者。宋淳祐間，平巖葉氏采進近思錄集解，採朱子語甚略。近世有周公恕者，因葉氏註，以己意別立條目，移置篇章，破析句段，細校原文，或增或復，

且復脫漏譌舛，大非寒泉纂集之舊。後來刻本相仍，幾不可讀。永自早歲，先人授以朱子遺書原本，沈潛反覆有年。今已垂暮，所學無成，日置是書案頭，默自省察，以當嚴師。竊病近本既行，原書破碎，朱子精言，復多刊落，因仍原本次第，裒輯朱子之言，有關此錄者，悉採入註。朱子說未備，乃採平巖及他氏說補之，間亦竊附鄙說，盡其餘蘊，蓋欲昭晰，不厭詳備。由是尋繹本文，彌覺義旨深遠，研之愈出，味之無窮，竊謂此錄既爲四子之階梯，則此註又當爲此錄之牡鑰。開局發鑄，祛疑釋蔽，於讀者不無小補！晚學幸生朱子之鄉，取其遺編輯而釋之，或亦儒先之志。旣以自勗，且公諸同好，共相與砥礪焉。

乾隆壬戌九月丁巳朔婺源後學江永序。

書目

周子太極通書

明道先生文集

伊川先生文集

周易程氏傳

程氏經說

程氏遺書

程氏外書

橫渠先生正蒙

橫渠先生文集

橫渠先生易說

橫渠先生禮樂說

橫渠先生論語說

橫渠先生孟子說

橫渠先生語錄

原序

淳熙乙未之夏，東萊呂伯恭來自東陽，過予寒泉精舍，留止旬日，相與讀周子程子張子之書，歎其廣大閎博，若無津涯，而懼夫初學者不知所入也，因共掇取其關於大體而切於日用者，以爲此編。總六百二十二條，分十四卷，蓋凡學者所以求端用力，處己治人之要，與夫辨異端觀聖賢之大略，皆粗見其梗概，以爲窮鄉晚進有志於學，而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者，誠得此而玩心焉，亦足以得其門而入矣。如此，然後求諸四君子之全書，沈潛反復，優柔厭飫，以致其博而反諸約焉。則其宗廟之美，百官之富，庶乎其有以盡得之。若憚煩勞，安簡便，以爲取足於此而可，則非今日所以纂集此書之意也。五月五日新安朱熹謹識。

近思錄既成，或疑首卷陰陽變化性命之說，大抵非始學者之事。祖謙竊嘗與聞次緝之意，後出晚進，於義理之本原，雖未容驟語，苟茫然不識其梗概，則亦何所底止？列之篇端，特使之知其名義，有所嚮望而已。至於餘卷所載講學之方，日用躬行之實，具

有科級，循是而進。自卑升高，自近及遠，庶幾不失纂集之指。若乃厭卑近而驚高遠，躐等陵節，流於空虛，迄無所依據，則豈所謂近思者耶？覽者宜詳之。淳熙三年四月四日東萊呂祖謙謹識。

朱子答呂伯恭曰：「近思錄向時嫌其太高，去却數段，如「太極」及「明道論性」之類者，今看得似不可無。如以「顏子論」爲首，却非專論道體自合入第二卷，作第三段。又事親居家，直在第九卷，亦似太緩。今欲別作一卷令在出處之前，乃得其序，卷中添却數段，不知於尊意如何？此書若欲行之，須更得老兄數字，附於目錄之後，致丁寧之意爲佳，千萬勿吝也。」又曰：「近思數段，已補入逐篇之末，今以上呈，恐有未安，却望見教！所欲移第六卷者，可否亦望早垂喻也？」答汪易直曰：「近思錄，此間書坊別刊得一本，卷尾所增，已附入卷中矣。」答宋澤之曰：「近思錄此舊本增多數條，如「買櫝還珠」之論，尤可以警今日學者用心之謬。家儀鄉儀亦有補於風教，幸勿以爲空言而輕讀之也。」答宋深之曰：「熹自十四五時得河南程先生橫渠張先生，兩家之書讀之，至今四十餘年，但覺其義之深者，指之遠；而近世紛紛，所謂文章議論者，殆不足復過眼，信乎孟氏以來一人而已。然非用力之深者，亦無以信其必然也。舊嘗擇其言之近者，別爲一書，名「近思錄」，幸細讀之。」答李子能曰：「程先生說涵養須是敬，進學則在致知，若只於此用力，自然此心常存，衆理自著，日用應接，各有條理矣。近思錄前三四卷，專說此事。」答寶文卿曰：「知日誦四書，時時省察，此意甚善。近思錄說得近世學問規模，病痛親切，更能兼看亦佳。」答或人曰：「近思錄本爲學者不能徧觀諸先生之書，故掇其要切者，使有入道之漸。若已看得浹洽通曉，自當推類旁通以致其博；若看得未熟，只此數卷之書，尙不能曉會，何暇盡案頭邊所載之書，而悉觀之乎？」「修身大法，小學備矣，義理精微，近思錄詳之。」「近思錄好看，四子六經之階梯，近思

錄四子之階梯。」「近思錄逐篇綱目：一體，二爲學大要。三格物窮理，四存養，五改過遷善，克己復禮，六齊家之道，七出處進退辭受之義，八治國平天下之道，九制度，十君子處事之方，十一教學之道，十二改過及人心疵病，十三異端之學，十四聖賢氣象。」「近思錄大率所錄雜，逐卷不可以一事名。如第十卷，亦不可以處事目之，以其有人教小童一段在。」「近思錄一書，無不切人身，救人病者。」「或言近思錄中語，甚有切身處。曰：聖賢說得語言平，如中庸大學論語孟子皆平易，近思錄是近來人說話，便較切。」「且熟看大學了，卽讀論孟，近思錄又難看。」「近思錄首卷難看，某所以與伯恭商量，教他做數語以載於後，正謂此也。若只讀此則道理孤單，如頓兵堅城之下；却不如語孟，只是平鋪說去，可以游心。」「看近思錄，若於第一卷未曉得，且從第二第三卷看起，久久後看第一卷，則漸曉得。」「問蜚卿，近思錄看得何如，曰：『所疑甚多。』」曰：『今猝乍看這文字也是難，有時前面恁地說，後面又不是恁地，這裏說得如此，那裏又却不如如此。子細看來看去，却自中間有個路陌，推尋通得四五十條後，又却只是一個道理。伊川云：「窮理豈是一日窮得盡。」窮得多後，道理自通徹。」「因論近思錄曰：「不當編易傳所載。」問如何，曰：「公須自見，意謂盡傳已自成書。」「東見錄中明道曰：「學者先須識仁，仁者渾然與物同體，義禮智信皆仁也。」云云，極好。當添入近思錄。」「遺書晁氏客語卷中，張思叔記程先生語云：「思欲格物，則固已近道一段甚好，當收入近思錄。」「橫渠語錄用關陝方言，甚者皆不可曉，近思錄所載，皆易曉者。」「因論近思續錄，曰：如今書已儘多了，更有却看不辦。」

重刊序

近思錄十四卷，考朱子年譜，成於淳熙二年乙未，時年四十有六。先是數年閒，編次二程遺書及外書，作太極圖傳，作通書解，作西銘解義，皆有成書。其於四子之遺言，既已熟貫精求，深造有得，然後掇其精粹，以詔後學。猶且與執友東萊呂氏商榷往復，久而後出，蓋繼往開來，誨人不倦，若是其精且詳也。乾隆閒，婺源江慎修先生，生朱子之鄉，讀朱子之書，博通精奧，躬行孝弟，卓然爲當世大儒，著書布海內，累數百卷，而此集注獨久而後出。考自序，成於壬戌，先生年六十有二矣。蓋亦終身爲之而不厭者。其所采輯，皆取諸語類，或問諸書，比類發明，條理精密，不特不敢輕下己見，并不敢雜以他儒之議論，俾後之學者，一意遵朱而不惑於多歧，其篤信謹守又如此。故自葉仲圭集解以下，注釋者數家，惟此最爲善本。道光壬寅，日昃承乏大梁，給諫星湖前輩方主講於斯，每進諸生課，以前賢語錄文字，士多砥行自愛者。一日，攜此本示余，大興朱文正公所刻也。余受而讀之，豁然如昧之得明，奮然如蹶之思起，因知原刊板已散失，傳本

久稀，爰爲重校付梓，以授院生，使人各一編，誦習探翫，身體力行，其於學術人心，必有興起者矣。刊旣成，謹識歲月緣起於首簡，朱子世家一篇，婺源志舊文，而江先生訂定者，原本附刻於後，今亦仍其舊云。

道光甲辰春三月貴筑張日畧序。

一 是錄原本六百二十二條，各卷中以所引書爲先後，一條或及數事，全文不可破
圻也。淳祐中葉采進集解，尙仍原文；近世周公恕分出細目，移動本文，破碎糾紛，
或漏落，或妄增，大失朱呂之意。新安朱氏刊本仍之，題作吉水李振裕宛平高裔
重編，皆非其實，其間譌謬益多，有節去本文，有以本文作分註。以葉註作本文者，
此書遂不可讀。今悉遵朱子遺書原本，以還其舊。

一 原本十四卷，各爲事類，而無篇目。朱子嘗言逐卷不可以一事名。近本題篇目，如
第一卷題云「道體篇」，亦非其舊。今本語類近思錄逐篇綱目一條，註於卷首，
俾各篇有總領，仍不失朱子之意。

一 朱子文集語類，言編此錄及讀此錄之法彙爲綱領，列於書目原序之後，俾讀者
知其大要。

一 朱子之說，散見文集語類或問等書者甚夥。今倣性理大全，太極通書，西銘附註

之例，凡朱子說悉採入，有數條文異意同者從略。

一 所引太極通書、西銘，惟載朱子本解，其他說甚繁，自有性理全書，此不備載。

一 朱子說有不備，則採先儒諸家說，及葉氏說補之。葉說有未安或未盡，則附鄙說足之。本文已詳明，可不煩註釋者，從略。

一 是書原有本註者，加本註二字以別之。

一 諸條有字義姓名當釋者，釋之，所引經史雜書，閒釋一二，其原文不盡載，蓋是書非爲幼學設，不必一一訓詁，讀者自能詳之。

一 近世新安汪氏佑，每篇增入朱子之言，爲「五子近思錄」。施氏瓚又爲之發明，採薛敬軒、胡敬齋、羅整菴、高景逸，四家語錄入註，各自成書。此不能旁及，亦恐後儒衍說太多，讀者易生厭倦也。

考訂朱子世家引言

婺源有朱子，吳文正公所謂『景星慶雲，泰山喬嶽』者也。邑志倣史記例，儒林以下皆爲傳，特尊朱子於世家宜矣。而昔之載筆者，詮次年譜，事跡甚疏略；又復考核不精，紀載失實。且朱子以名稱，張呂亦稱名，獨於陸氏兄弟稱字，此何爲者邪？其於延平授受之間，則有獨得宗旨之說。其敘鵝湖之會，曰未合并而去，敘白鹿之會，曰議論乃多有合者，特請子靜升講席以發明之。蓋有明中葉後，學術漸漓，大率謂學有宗旨，重在體認，而詆程朱之格物，輕朱子之傳注爲支離，爲務外，又復和合朱陸兩家而一之。故於稱名稱字之間，微寓尊陸之意；於語意抑揚之間，微寓朱陸始異終同之意。夫尊朱子於世家，而隱尊陸，不可爲訓也。聖朝尤重道崇儒，編纂諸書，周程張邵朱皆稱子，未有稱名者，而先達屬辭如此，蓋由學術之乖，舉世同流，雖紫陽故鄉，亦不免染其餘波，溺焉不返。後來吾邑雖有碩儒巨公，學醇言正，爲狂瀾砥柱者，於此篇猶憚改弦。休

邑趙氏修府志，遂承用之，不知舊志之多疵也。今新志於此篇，尤不敢草草，謹依年譜行狀宋史核實紀載，勿冗勿遺，所以還其星雲山嶽之舊。而白鹿之講，特指出所講者爲喻義喻利之章，俾後學毋惑於舊志之說云。

考訂朱子世家

朱子名熹

小名沈郎，小字季延，行五二。

字仲晦

冠時，劉屏山先生字之曰：「元晦，」其祝詞云：「木晦於根，春容嘩數；人晦於身，神明內腴。」後以元為四德之首不敢當，更曰：「一仲晦，」又曰：「晦

菴，一因以為號。六十後稱晦翁，嘗書門符云：「佩章遵考訓，晦木謹師傳。」遵父師之誨也。晚號遜翁，又號滄洲病叟。婺源松巖里人。永平鄉。唐末有朱古寮者，仕為婺源鎮將，初克婺源，乃命吾祖領兵三千戍之，是為制置茶院府君，此即舊志沿革表中朱瑛是也。朱氏世譜，茶院諱瑛，字舜臣，皆不言古寮。歷傳至森，世譜：「二世廷雋，三世昭元，四世年，號韋齋，門豹佩章自緩之義。官吏部。舊志朱子稱名，非所以尊朱子也。今皆稱朱子，然

年，號韋齋，門豹佩章自緩之義。官吏部。舊志朱子稱名，非所以尊朱子也。今皆稱朱子，然

年，號韋齋，門豹佩章自緩之義。官吏部。舊志朱子稱名，非所以尊朱子也。今皆稱朱子，然

年，號韋齋，門豹佩章自緩之義。官吏部。舊志朱子稱名，非所以尊朱子也。今皆稱朱子，然

年，號韋齋，門豹佩章自緩之義。官吏部。舊志朱子稱名，非所以尊朱子也。今皆稱朱子，然

年，號韋齋，門豹佩章自緩之義。官吏部。舊志朱子稱名，非所以尊朱子也。今皆稱朱子，然

年，號韋齋，門豹佩章自緩之義。官吏部。舊志朱子稱名，非所以尊朱子也。今皆稱朱子，然

年，號韋齋，門豹佩章自緩之義。官吏部。舊志朱子稱名，非所以尊朱子也。今皆稱朱子，然

年，號韋齋，門豹佩章自緩之義。官吏部。舊志朱子稱名，非所以尊朱子也。今皆稱朱子，然

年，號韋齋，門豹佩章自緩之義。官吏部。舊志朱子稱名，非所以尊朱子也。今皆稱朱子，然